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 目錄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經部三

詩類

詩識名解目錄

卷一

鳥部

卷二 鳥部

雞 雞棲于塒 雞鳴 喈喈 匪雞則鳴

鳧 弋鳧與鴈

鴇 肅肅鴇羽

鷺 白鳥 值其鷺羽 白鳥翯翯 振鷺于飛 振振鷺

鵻 有鵻萃止 翩彼飛鵻

鷊 卭有旨鷊

鶖 維鶖在梁

鸞 輶車鸞鑣 和鸞雝雝 八鸞瑲瑲 鸞聲噦噦 鸞聲將將 八鸞喈喈 八鸞鏘鏘 鸞

桑扈 小宛 桑扈
桑扈 鶯羽

鴛鴦 鴛鴦畢羅
白華 戢翼

鶖 有鶖
在梁

鷖 鳧鷖
在沙

鳳皇 鳳皇于飛
雝雝喈喈

梟 附

流離 為梟為鶹
流離之子

鶹

鳶 為梟為鶹 匪鶉
匪鳶 鳶飛戾天

桃蟲 肇允彼
桃蟲

卷四 獸部

騏駵是中　騧驪是驂　皇駁其馬　嘽嘽
駱馬　我馬維駰　駉有騽　既伯既禱　四
牡項領　乘馬在廐　駟騵彭彭　駉有驈
駉有騅　駉有駓　駉有騂　駉有驒　駉有
駁　駉有驔　駉有魚　駉駉牡馬　在坰之
野　駜彼乘駽

兕　我姑酌彼兕觥　稱彼兕觥　承筐兕觥　絲
衣兕觥　殪此大兕　匪兕匪虎

兔　肅肅兔罝　有兔爰爰　相彼投兔　躍躍毚
兔　有兔斯首

麐　附騶虞　麐之趾　于嗟乎騶虞

卷五　獸部

鼠　誰謂鼠無牙　相鼠有皮　碩鼠碩鼠　穹窒
熏鼠　癙憂以痒　鼠思泣血

象

象之揥也　佩其象揥　象弭魚服

牛　犉　犧

羊牛下來　九十其犉　其耳濕濕　從以騂牡　與我犧羊　以其騂黑　我車我牛　騂牡既備　殺時犉牡　享以騂犧　夏而福衡　白牡騂剛

犧尊

將

將將

卷六

獸部

豹

羔裘豹飾　豹袪豹褎　赤豹黃羆

狼

並驅從兩狼兮　狼跋其胡

貉　貆

一之日于貉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貍 取彼狐貍

魚 象弭魚服 簟茀魚服

熊 維熊維羆 是裘熊有 熊羆 熊有羆

羆 維熊維羆 赤豹黃羆

犬 尨 盧 獫 歇驕 遇犬獲之 無使尨也吠

盧令令 載獫歇驕

豺 投畀豺虎

猱 毋教猱升木

豕　豝　豵　特　附豜

有豕白蹢　一發五豝　發彼小豝　一發五豵　言私其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獻豜于公　並驅從兩肩兮

貔

獻其貔皮

卷七

草部

荇

參差荇菜

葛

葛之覃兮　旄丘之葛兮　葛生蒙楚　彼采葛兮　葛屨五兩　糾糾葛屨　大東葛屨

藟

葛藟纍之　緜緜葛藟　莫莫葛藟

卷耳

采采卷耳

蓬 附諼草

彼茁者蓬　首如飛蓬　焉得諼草

葑

采葑采菲　爰采葑矣　采葑采葑

菲

采葑采菲

荼

誰謂荼苦　采苦采苦　采荼薪樗　菫荼如飴　寧爲荼毒　以薅荼蓼

薺

其甘如薺

苓

隰有苓　采苓采苓

茨

牆有茨　楚楚者茨　如茨如梁　福祿如茨

唐 女蘿

爰采唐矣　蔦與女蘿

黍 秬 附 秠

彼黍離離 無食我黍 下泉
黍苗 黍稷方華 我黍與與
黍稷或或 名伯黍苗 具饟
伊黍 維秬 秬鬯一卣 維秠

稷 附 重穋 附 植穉

彼稷之苗 黍稷翼翼 黍
稷嶷嶷 黍稷重穋 植穉

菽
麥

蒲 莞

不流束蒲 有蒲與荷 依于
其蒲 維筍及蒲 下莞上簟

蓷

中谷
有蓷

蕭

彼采蕭兮 浸彼苞蕭 蓼彼
蕭斯 采蕭穫菽 取蕭祭脂

艾

彼采
艾兮

卷十　草部

麻　紵　苴　丘中有麻　藝麻如之何　不績其麻　可以漚麻　麻衣如雪　載績玄黃　禾麻菽麥　可以漚紵　九月叔苴　附裘衣

舜　顏如舜華

荷　菡萏　隰有荷華　有蒲與荷　有蒲菡萏

茹藘　茹藘在阪　縞衣茹藘

蕑　方秉蕑兮　有蒲與蕑

勺藥　贈之以勺藥

莠 維莠驕驕 莠言自口

莫 言采其莫

藚 言采其藚

稻 不能藝稻梁 十月穫稻 有稻有秬

稌 豐年多黍多稌

粱 不能藝稻粱

穈 亘之穈芑

芑 薄言采芑 豐水有芑

蔹 蔹蔓于野

蒹 蒹葭蒼蒼

莜 視爾如莜

葵　芹　茆 烹葵及菽　言采其芹　薄采其芹　薄采其茆

菽　藿　荏菽 烹葵及菽　中原有菽　食我場藿　采蕭穫菽　采菽采菽　荏菽旆旆

瓜　瓞　匏　瓠　壺 七月食瓜　有敦瓜苦　疆埸有瓜　緜緜瓜瓞　瓜瓞唪唪　匏有苦葉　酌之用匏　齒如瓠犀　甘瓠纍之　幡幡瓠葉　八月斷壺

卷十二 草部

茅　白茅　蕑　荼 晝爾于茅　白茅包之　白茅束兮　露彼菅

茅 自牧歸荑 手如柔荑 有女如荼 予手拮荼

韭 獻羔祭韭

果蠃 果蠃之實

苹 食野之苹

蒿 蔚 蘩 食野之蒿 匪莪伊蒿 匪莪伊蔚 于以采蘩 采蘩祁祁

芩 食野之芩

臺 南山有臺 臺笠緇撮

萊 北山有萊

莪 菁菁者莪 蓼蓼者莪

遂 言采其遂

葍 言采其葍

藍 終朝采藍

白華 菅 白華菅兮 可以漚菅

堇 堇荼如飴

蓼 以薅荼蓼 又集于蓼

卷十三 木部

桃 桃之夭夭 投我以木桃 園有桃

楚 言刈其楚 王風束楚 鄭風束楚 綢繆束楚 葛生蒙楚 止于楚

甘棠 蔽芾甘棠 杕杜葉湑 杜 杕杜道左 杕杜睆實

梅 摽有梅 有條有梅 墓門有梅 其子在梅 侯梅

樸樕 林有樸樕

唐棣 唐棣之華

李 華如桃李 投我以木李 丘中有李 北山有李 六月食鬱及薁 鬱

柏 柏舟汎流 柏舟中河 旋于松柏 新甫之柏 松柏丸丸

棘 吹彼棘心 園有棘 黃鳥止棘 墓門有棘 其子在棘 在彼杞棘 青蠅止棘

榛 山有榛 樹之榛栗 其子在榛 榛 止于榛 榛楛濟濟

栗 **栵** 樹之榛栗 東門之栗 唐風隰栗 秦風隰栗 烝在栗薪 侯栗 其灌其栵

卷十四 木部

椅 **梓** **楰** 椅桐梓漆 其桐其椅 維桑與梓 北山有楰

桐 **梧桐** 椅桐梓漆 其桐其椅 梧桐生矣

漆 椅桐梓漆 山有漆 阪有漆

桑　葚　檿　柘

降觀于桑　桑之未落無食桑葚　無折我樹桑　言采其桑　桑者閑閑兮　集于苞桑阪有桑　止于桑　鳲鳩在桑　爰求柔桑蠶月條桑　猗彼女桑　徹彼桑土　烝在桑野　南山有桑　無集于桑　維桑與梓隰桑有阿　樵彼桑薪　菀彼桑柔　食我桑黮　其檿其柘

檜

檜楫松舟

松

檜楫松舟　山有橋松　如松茂矣　施于松上　松柏斯兌　徂徠之松　松桷有舄　松桷有梴

木瓜

投我以木瓜

檀 無折我樹檀 坎坎伐檀兮 檀車幝幝 爰有樹檀 檀車煌煌

扶蘇 山有扶蘇

柳 杞 楊 檉 折柳樊圃 菀彼柳斯 有菀者柳 無折我樹杞 隰有楊 東門之楊 楊柳依依 北山有楊 菁莪楊舟 采菽楊舟 其檉其椐

卷十五 木部

榆 樞 枌 附檴 隰有榆 山有樞 東門之枌 無浸檴薪

栲 山有栲 南山有栲

杻 隰有杻 北山有杻

椒
椒聊之實　貽我握椒　有椒其馨

栩　櫟　柞
集于苞栩　宛丘之栩　無集于栩　山有苞櫟　析其柞薪
維柞之枝　瑟彼柞棫　柞棫拔矣　柞棫斯拔

條
有條有梅

六駮
山有六駮

檖
隰有樹檖

棗
八月剝棗

樗
采荼薪樗　蔽芾其樗

杞 集于苞杞 言采其杞 南山有杞 在彼杞棘 隰有杞桋 言采其杞

常棣 常棣之華 山有苞棣 維常之華

枸 南山有枸

穀 其下維穀 無集于穀

桋 隰有杞桋

蔦 蔦與女蘿

棫 柞棫拔矣 芃芃棫樸 瑟彼柞棫 柞棫斯拔

楛 榛楛濟濟

椐 附 翳 其檉其椐其櫂其翳

樅 虡業惟樅

臣等謹案詩識名解十五卷

國朝姚炳撰炳字彦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經訓詁名物畧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陸璣之疏尚有裒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識

名為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證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義本說文尚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至於詩中八鸞之類本為鈴屬非

鸞鳥之鸞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兎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當畧其蕪雜採其精英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識名解卷一

錢塘 姚炳 撰

鳥部

鳩

雎鳩周南關雎篇 釋鳥首列鳩族王雎其一鳩眼未化識者憎之其為猛摯明矣郭璞以為雕類江東呼為鶚陸璣謂大小如鴟幽州人謂之鷲蓋其屬也其他白鷢之説

見禽經蒼鷁之說見風土記鳧類之說見通志鶗鴂之說見詩詁更相擬議要鮮確據至謂鳴戛和順游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又謂至秋化鷹之時能搏擊他禽所謂鷙鳥常居幽澗人亦罕見所謂在河洲皆緣詩釋物吾無取爾矣

集傳狀類鳧鷖蓋云詢之淮人然祇狀類而已鄭漁仲直以為鳧屬且云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謂之白鷺反以舊說雕類為誤則真誤也

摯與鷙通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是也說文又至也商書大命不摯言受大命者何不來至亦無深至之義鄭氏乃謂王雎之鳥情意至然而有別遂使後儒附會謂猛摯之物不足比后妃之淑善於是杜鵑梟屬紛紜擬議則鄭氏實開之端矣

羅瑞良引思玄賦雎鳩相和歸田賦交頸頡頏之語以為明是乘居匹遊烏在論其有別且后妃之意方樂得淑女與其君子相與如雎之相為顧豈暇言其別此解

最得猶未暢厥旨也余世父通論云雎鳩有此和聲在於河洲游泳並樂其匹偶不亂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傳謂摯而有別夫曰摯猶是食魚有搏擊之象此但釋鳩之性習不必於正意有關會也若云有別則傳會矣孟子夫婦有別此二字所從出豈必以夫婦字加於雎鳩上哉詩人體物縱精安能擇一物之有別者以比夫婦烈女傳因云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夫謂之有別乃不亂羣之謂耳非異處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匹處

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

關關和聲本釋詁文何元子謂通作𢇍引說文云織絹以絲貫杼也蓋象衆鳥飛翔往來之狀如穿梭形則易字求解矣

嚴華谷以郯子五鳩備見詩中分配鸒鸒然雲鳥紀官事屬荒渺難可據信且以類考之亦頗舛錯未足為典要也但釋鳥以雎冠鳩餘四者又各有鳩名則亦從鳩類備列於後以俟考者

召南鵲巢篇 傳以此鳩為鳲鳩歐陽正義辨以為拙鳩謂惟今人直呼鳩者不能為巢如舊所傳架枝墮鷇破卵逐雌之事王雪山駁之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為常是譚詩之病也此翻案語已為古今說詩者下一針砭余世父又不謂然通論云王說名為擺脫實成固滯按詩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况人之異族也其言巢言居者以鳩之居鵲巢况女之居男室也詩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掃

却矣讀之不覺渙然

衛風氓篇傳以此鳩為鶻鳩按釋鳥云鶌鳩鶻鵃郭璞以為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是也至孫炎謂一名鳴鳩舍人謂即今斑鳩陸璣亦謂鶻鳩一名斑鳩似鶉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三說皆非陸農師云鶻鳩似山鵲而小釋鳥鷽山鵲故此一名鷽鳩與郭說合

正義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愚謂沃若黄隕自是

顔色盛衰之况不必拘上章秋期為仲秋季秋也况貿絲是孟夏時事桑葚又是孟夏時物俱非秋時所見明矣故謂此鳩為鶻鳩則可謂因秋見而知為鶻鳩則不可鄭氏以為戒鳩非時而食葚者并滯語也

葚味最甘鳩喜食則不厭猶私情易溺士女耽樂則不自禁惟其如是是以為戒耳傳謂鳩食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夫詩第言無食而已未嘗言無過食也因過食以至醉因醉以至傷性皆是添足

鳲鳩曹風鳲鳩篇 嚴華谷云舊說鳲鳩凡十一名惟李氏別以為令之鳴鴟愚按鳴鴟似鵙而有幘亦謂之䴗䴗其非鳲鳩明矣所謂十一名者鳲鳩也鴶鵴也秸鞠也布穀也䅉穀也擊穀也戴勝也桑鳩也題肩也擊正也摶黍也若博考之方言梁楚之間謂之結誥羅瑞良謂又呼撥穀又呼郭公又呼鸐鶹則一物而十五名矣然鳲鳩自即布穀所謂鴶鵴秸鞠䅉穀擊穀結誥撥穀郭公有音同而字異者亦有字異而義同者固是一物無疑

摶黍與黃鳥名同或亦布穀之義至以爲題肩摰正謂即鷹化之布穀釋鳥謂之茅鴟者則大謬矣不知彼乃未化布穀之雀鷹所謂隼耳眼雖可憎尚欲從其舊而名之耶

斑鳩禽經作班鳩註云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謂之班非項有斑文之謂此蓋因傳養子均平之說起義未可據

鵻 小雅四牡篇 鵻名夫不釋鳥謂之夫不郭璞以爲今鵓鳩

是也方言有鶌鶋鵅鳩鶻鳩鷽鳩鵴鳩鶌鳩鶻鳩鷦鳲諸稱凡八名廣雅則别鶌鶋專名鳩而以鷽鳩碎鶋鷚鳩鵴鳩為一物陸璣以為即今小鳩幽州人謂之鶌鶋梁宋之間謂之鵻陸農師以為一名荆鳩一名楚鳩一名乳鳩嚴華谷以為鵻一鳥十四名内有鶻鳩祝鳩鶌鳩之稱又在諸說外愚謂其中有以音贅者夫與鶻是也有以字贅者鶻與鷚與乳是也有以地贅者荆與楚是也

鄭漁仲以為其者指之之詞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故指隹為夫不此亦曲解通爾雅中無此行文之法當為行文闕之若嚴華谷竟以隹其二字為名更無義矣

鵻改作隹隼贅作鶽並屬杜譔字書已辨之其害使人以隼同隹以鵻同隼張冠李戴名物混淆則皆子雲輩好作奇字之遺孽也

廣雅釋隹為鶉按隹者短尾禽總名鶉頭細無尾亦是

隹類但謂鷄為隹則可以隹屬鷄則不可說文隹註云

雖又從隹一或曰鷄字此誤隹為鷄之本矣

小雅小宛篇 傳以鳴鳩為鶻鵰非陸璣云鶻鳩一名斑鳩陸

農師駁之謂鶻鳩短尾青黑色多聲故名鳴鳩斑鳩與

此全異璣之言非愚謂璣以斑鳩釋鳴鳩本不誤但不

當以鶻鳩為斑鳩耳鳴鳩自是鳴鳩即月令所稱拂羽

者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

此翰飛戾天之證葢鳴鳩鷹所變化鼓翅摩天固其能

事若鶻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何以戾天為

傳因鶻鳩起義故謂刺幽王行小人之道責髙明之功終不可得要是强解愚疑下有念先人懷二人教誨式穀無忝所生諸語當是亂離思親之詞與鳴鳩亦有闗合鳴鳩性壹而慈有哺子之恩故即以起興耳

詩中宛字未嘗專作小訓若宛在水中央宛其死矣之宛不可以小通也如云戾天之鳩奮迅入雲遠不可即

望之宛然如可見者較當且詩篇舊名小宛若宛弁以小訓之則是篇義作小小矣何元子引考工記㥯訓孔小為解亦強證

鷹（大雅大明篇）釋鳥以鷹為鶆鳩郭璞謂鶆為鷞字之誤杜預左傳註云鷞鳩鷹鷙鳥是也又禮月令鷹化為鳩王制鳩化為鷹蓋一物而相變化者故爾雅通以鳩名之今依其義類辨於此夏小正亦云鷹者其殺之時也鳩者非其殺之時也

隼（小雅采芑篇）鷹隼醜見釋鳥文隼當為鷂鷂即鷹之小者故茲從鷹并見鳩類陸璣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此屬數種皆為隼是矣韋昭以隼為鷙鳥李善言鷙擊之鳥通呼為隼顏師古謂即今所呼鶻一曰鷂子許叔重解淮南子又以為鵜鴂即今鵄鶻皆未得其實也

舊有合引月令列子淮南子艸木疏諸文謂鷹隼鶉鸇鳩鷂布穀晨風諸鳥總順節令以變形故爾雅曰屬曰

醜是也但淮南鶉字當是鷃字之訛世無鶉化鷃之理況末云復為鷃必本上鷃來可證

戾天爰止專為下試字取與隼有戾天之勇而翔止合其宜軍有三千之衆而練習得其法二語自遞合鄭氏舊分兩義失其旨矣

小雅沔水篇 此飛止對上朝宗當從末亂時說若謂喻諸侯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便與二章飛揚意複且沔水上何以言歸海下何以言湯湯耶

何元子引說文訓率中陵之率為捕鳥畢對下懲字作解愚謂率字之義非必因鳥網而制且其用不過為掩取之具恐戾天之隼未必入其機中耳

晨風秦風晨風篇　晨風鸇釋鳥文郭璞以為鷂屬陸璣以為似鷂青黄色燕頷鉤喙嚮經瞭曰鷂鷂曰鸇蓋一以目名一以翼異名也列子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則其先後變化之序如此者大抵鷹類始生為鷂鷂羽翼長成能嚮風搖翅為鸇月令鷹化為鳩所謂鸇

之為布穀也鳩化為鷹所謂布穀久復為鷄也

或謂顧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亦謂風也非晨風為鸇

也按李陵詩屏營衢路側執手埜踟躕長當從此別且

復立斯須俱是長途把別不能遠隨之語鸇飛急疾故

云願因晨風之發發如宋玉言鯤魚朝發之發託賤軀以長隨耳且

其屬多出遼海上李陵在匈奴送別之作固是即其所

見云然不得謂晨風為朝風也舊引古詩證之云晨風

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又願

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指鸇何以言鳥言翼何以晨風與蟋蟀並稱若晨風為朝風合古詩二句觀之似言風凌風文義難通矣此最明論

六書故訓颿為風之迅謂通作䬙風迅林木披靡故言鬱彼北林若晨風為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自爾雅誤認颿為鳥飛因以晨風為鸇俗遂制䴏字此强駁也按颿字詩中凡兩見一為晨風一為隼大抵鷹隼之飛急疾故謂之颿耳若以颿為風迅豈飛隼亦風名耶

且制字從鳥其為鳥飛明甚不可以風之飃通也

晨風北林各自為義以晨風迅飛喻賢臣之歸往以北

林茂盛喻秦國之多才如下章苞櫟六駮亦自分山隰

對言也傳疏皆以二義穿合故於鬱字難通適滋後人

擬議耳

晨風但取迅飛為歸往之意未嘗以其義為賢臣比也

陸農師憑空譔出義字又從義生仁厚譽黄鳥為配更

從三良之死造出賢臣之生轉輾支離不可紀極矣

黃鳥

黃鳥周南葛覃篇 黃鳥有搏黍離留栗留黃鸎黃鸝諸名愚謂栗離聲之轉也離鸝字之訛也黃鸎取其聲也黃鳥從其色也搏黍因其時也若倉庚商庚鵹黃楚雀恐别一族否則爾雅不應複列如馬陵車前車前芣苢諸條皆連類相釋此何不類舉而釋以黃鳥耶其謂黃鳥即倉庚者以釋鳥文又有倉庚黧黃之語訛黧作鵹遂以倉庚為鵹黃因以鵹黃為黃鳥一誤再誤不可復辨識

者嗇之

喈喈說文訓聲衆且和其義止此通論云毛傳加遠聞意以后妃處深宮而聞之然安見深宮鄰於産葛之地耶拈出一笑

邶風凱風篇 傳釋睍睆為好貌舊皆主容貌言惟集傳以為鳥聲按六書故云睆目圜轉也此集傳圓轉二字所從出但易視為鳴加清和二字未知何據耳何元子謂睍以視言睆以目言乃注視凝眸之貌則從人之視鳥為

說猶云瞻彼相彼也杕杜有睆其實大東睆彼牽牛皆可作如此解

秦風黄鳥篇　按交義共也合也互也友也又交加參錯也今重文曰交交自是往來如織之狀傳訓小於義無取

小雅伐木篇　嚶嚶不當專指黄鳥之聲按釋訓文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鄭氏以為兩鳥聲要是鳥鳴通稱羽獵賦亦稱鴻鴈嚶嚶是矣羅瑞良引禽經鸎鳴嚶嚶謂詩即指此又苦無出谷遷喬之驗泥甚

小雅黃鳥篇

通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鶯不啄粟呼黃鳥與呼碩鼠同一寓言不必實指此物嚴華谷以為民適異國無可告語惟黃鳥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將去告別之引杜詩埜花送客檣燕留人之句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黃鳥之意恐未然

小雅緜蠻篇

傳釋緜蠻為小鳥貌於義不可解集傳以為鳥聲何元子分釋之謂其聲之微細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然鷽聲圓滑可人故有雙柑斗酒

之聽若南蠻鴃舌何足入高人之耳而以是為好音誣所謂愈解則愈鑿不可通矣

韓詩章句云緜蠻文貌亦未似又許由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則為葉盛之詞合之黄鳥究未有當也

鵲

鵲名南鵲巢篇 鵲大如雅而長尾尖觜黑爪綠背白腹尾翮黑白駮雜舊呼烏鵲實不與烏類羅瑞良以為烏之屬故周禮總謂之烏鳥非也其名亦不一以性惡濕曰乾

鵲以知人喜曰靈鵲以色駮雜曰飛駮或稱神女或稱芻尼雜見禽經釋藏諸書

月令鵲始巢乃巢成而居之候鄭氏必謂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正義因以始巢為季冬未成之驗恐未然也

邶風鶉之奔奔篇 韓詩以彊彊為乘匹之貌鄭氏謂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大都對宣姜與頑言也然其義但可意會不可泥字求解陸農師直以剛釋彊補傳云鵲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今試以彊彊易作剛剛便難通矣

禮表記引詩作姜姜舊註云爭鬭惡貌愚按彊有二音亦分二義釋詁云彊當也註謂好與物相當值也釋言云彊暴也註謂彊梁淩暴也則當義讀若姜暴義讀若彊此作姜姜則義取當不取暴明矣故有溺舊解以為刺暴非刺淫者非也且左氏有明徵矣襄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埜乎

陳風防有鵲巢篇 防有

防傳訓邑集傳以為人所築以捍水者按防與中唐對舉廟中路謂之中唐不必實有所指傳訓為

邑陳無邑名防者惟郡國志陳國陳縣註引博物記云
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則或為亭上之巢未可知也若
築隄捍水皆列棡如堵非槎枒可棲無結巢其上之理
且鵲性惡濕必巢枝杪今郊外喬木巔多有之不聞有
水小巢舁之事說文云鳥在木上為巢在穴為窠若以
隄防穴居則是窠而非巢義更難通矣

雀

雀名南行露篇　陸農師云雀固物之淫者也凡鳥皆雄乘雌

鳴此鳥雌乘雄鳴又四時有子故詩以譬强暴愚謂詩但以穿屋為雀憎耳何必言及其淫說詩者多因詩起義而并以誣物大率如此

呂氏春秋云季秋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許叔重謂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古今注亦謂一名嘉賓按禮記通論云賓濵通王莽傳率土之賓可證以其時更寒鴻鴈悉來南而宅於水濵也則雀又恐無賓名附識於此

燕燕

燕燕邶風燕燕篇鳦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文燕燕鳦與漢書童謡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其後詞章家習用乳燕海燕之類不知單言燕者乃烏名釋鳥云燕白脰烏小爾雅謂之燕烏鑿然可據則舊以燕燕為兩燕及曲為重言之説者皆非也

說文訓巂為周燕通雅駮之謂失爾雅句讀引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有巂燕之翠因以巂周為燕之一名或又引周周銜羽之說謂巂者周也燕燕者鳦也三說互異愚按郭璞註子巂鳥出蜀中禽經亦云鸐巂周子規也則巂之為周與為周燕恐皆臆揣不敢傅會惟是燕燕之名於斯益信耳

差池鄭氏兼言尾翼於一燕義猶未悖陸農師引禽經向宿背飛為說謂兩相差為差池通作遲徐行也則竟

作兩燕矣愚謂此當專以尾言燕尾雙歧如剪故云差

池耳左傳臭味差池臭與味不可分二物明甚

頡說文云直項也頏同亢釋鳥云鳥嚨也又與吭通何

元子謂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是也然則此亦

當以孤燕言如戴嬀涕泣而長往耳傳據三章下上以

釋此章未確後人刻描雙燕之狀便謂一下一上為頡

頏尤傅會

下上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高下其手之謂

不然雄雉一鳥不應亦言下上其音矣傳疏皆實看上下二字必從飛論音泥甚鄭氏獨以為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此正低昂之旨也

玄鳥商頌玄鳥篇　玄鳥生商乃詩人雋語欲求甚解已非何況傳會其事諸書紛紛語怪遞相祖述雖識者不免惟傳獨以巳意斷之又蔡邕月令章句云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孳乳蕃滋故重至日因以用事與傳意合通論云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

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為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不必為之好異也此最為確論

玄鳥降即玄鳥至也月令戴勝降于桑謂之天命可乎舊註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來亦飾說

雉

雉 邶風雄雉篇 說文謂雉有十四種皆本釋鳥文惟以鷂雉重出不列別分鵫雉鷮雉為二以足十四之數又易鸝

為盧鷸為喬鸛為翟鵫為翰鶾為卓鷂為搖鷂為甾䳋為布鶨為蹲頗失其本愚疑鸓者雉之總名即下鷂雉鸐雉之類故謂之諸雉其東西南北之名特方言不同非於上諸雉之外別有所指也

傳箋援序刺淫之說直拈雄字穿鑿鄭說則更纖矣陸農師云雉死耿介妬壟護疆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愚按此即詩稱雄雉之意雄雉為衆雉之長猶君子為一

家之長覩物懷人因以為詠無他義爾

泄泄下明有羽字蓋以飛之羽言不專以其飛言猶二章下上乃音之下上非飛之下上也舊解多以泄泄屬飛故無確詁按字書泄泄弛緩貌又散也蓋雄之雄者有冠長尾身多文采刷羽而飛則文采舒散可觀所謂泄泄其羽耳

嚴華谷云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

之音或下或上也愚謂此正是證低昂之義彼以詩鑿言雄雉不能仍訓一下一上又慮燕燕無以為解乃曲為詩言不必盡同之說此所謂欲蓋彌彰直為前篇立一左券耳

邶風匏有苦葉篇　傳以鷕為雌雉聲說文云字從鳥唯趙宧光謂唯者譍聲也雄倡雌龢故從唯存其說

舊解皆以飛雌求走牡為喻惟嚴華谷主飛走通之說謂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今乃雌求其雄為不知

羞惡也愚謂嚴說固是而仍未得其解按此詩為刺淫之作首二章俱屬比以淺深之宜喻理濡軌求牡之況言情蓋男女大欲所存如濟盈未有不濡軌者雉鳴未有不求牡者但非理不可以相干故鳴鴈歸妻又由情而制為禮如此也似此文義明順舊解多為牡字拘牽所謂以文害辭耳

翟（邶風簡兮篇）傳以翟為翟羽按釋鳥有鸐山雉之文郭璞以為長尾者此云秉翟蓋持其尾羽而舞也周禮羽舞

惟用翟羽取尾長而色備禹貢羽畎夏翟是矣公羊說萬舞以鴻羽韓詩說以夷狄大羽皆不經

南齊鄭義奏更以翟為笛謂笛飾以髦籥飾以羽梁武帝云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毛羽以秉之耳寧謂羌笛耶

宋元豐三年詳定朝會儀注以為今文舞所秉翟羽以雉尾掉髹漆之柄求之古制蓋無所本景祐廣樂記載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之於柄請依崇義圖以翟羽為之其說與古義合則知以

翟為笛者謬矣

衛風碩人篇　周禮王后五路翟車在重厭二者之外重厭但以翟羽飾車兩旁非車後戶也按釋器云輿革前謂之䩬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則茀是後戶之飾今正義槩言蔽車前後誤矣且茀蔽二者又有革竹之分不當混詩所謂翟茀者當是革車其後戶亦以革飾而畫翟羽之文於革上耳

王風兔爰篇　正義云兔言緩則雉為急此曲解傳緩急說耳

愚謂文鳥離羅不過無辜受禍之況何得泥爰爰之緩遂以雉為急乎

附翬 小雅斯干篇　說文云翬大飛也此翬飛猶釋鳥其飛也翬之意非翬雉也詩取象在飛不在采色且雉飛不過尋丈不可以擬騫舉之勢鄭氏訛據素質五采文以為奇異之鳥陋矣陸農師又謂翬雉從翬而不悟此詩之翬非雉意以矢棘鳥革皆指物言之則首句如跂斯翼跂又當指為何物耶

小雅小弁篇　鄭氏但訓雊為雉鳴正義誤引說文謂雊為雄雉鳴取配衛風之鷕截分雌雄恐未然按雊者勾頸而鳴之謂羅瑞良謂鴝鵒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皆從勾商書雉勾咼耳不特鳴而已是也勾非一雉則雊亦非一聲是說文雄雌鳴之義孔氏譌雌作雉誣矣詩中求雌之喻亦為幽王黜申后云然非真以雊為雄求雌聲也且鷕雊二者古亦並用之潘岳射雉賦云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

夏小正雉震呴註云震晨之鴝也蓋取雉求雌而雊以朝之義按說文雷始動雉鳴而勾其頸則震乃雷震耳必牽合朝雊易字求解誤矣又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知之應而鳴是也

鷮小雅間關篇　郭璞以鷮雉為鷮雞鄭漁仲以鷂雉為鷮雉愚按上有秩秩海雉鸐山雉之文明以此名釋彼名璞分鷂鷮為二而漁仲合之當非無據但山海經謂女几之山多白鷮則又與青質五采之鷂異矣要以尾長走

鳴為驗可耳陸璣云鷮微小於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是也

說文謂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為防釳著馬頭上按張衡東京賦方釳左纛李善註云五寸鐵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翟尾結著韠兩邊防馬相突也則尾又是翟非鷮抑如陸璣所云微小於翟者故亦謂之翟與

正義云此鷮是雉中之别名以雉有耿介之性與碩女有貞專之德詩義止此陸農師取翬衣揄翟鷩冕為說

謂鷊又下鷩一等故詩用以况衆妾亦鑿甚矣

雁

邶風匏有苦葉篇 雁有翁雞鴻鶤鸕三名李巡謂埜曰雁家曰鵞而方言謂自關而西謂之鴚鵞南楚之外謂之鵞或謂之鶬鴚羅瑞良以為鵞兼有雁名雁又假鵞以為名愚按二物形相似葢相易為别名者釋鳥舒雁鵞是鵞有雁名也若方言廣雅諸書以鵞呼雁是雁又有鵞名矣但舊說埜鵞大於雁似人家蒼鵞謂之駕鵞亦曰

鳴鵞則駕鵞似又非雁族然今人直謂雁鵞耳
法言云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張揖以為玄鳥朱鳥皆
燕也陸農師則謂燕一名玄鳥雁一名朱鳥今按二鳥
並有往來之義然玄乃燕色朱於二鳥皆無取或云雁
以陽鳥名故曰朱朱者陽色也
禹貢陽鳥自以隨陽之義而名但昏禮所取不當在此
鄭氏以為似婦人從夫鑿矣本艸唐註云雁得中和之
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取

其信一取其和其説似當

親迎非昕時不當言旭旦則此詩之雁自為親迎以前時用但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執雁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此章為淫者陳其正禮固當通指鄭氏専以為請期之用不免執一耳

鄭風女曰雞鳴篇　古無以雁為餼惟内則有雁宜麥及雁腎之文舊皆謂人君燕食之物要非常用者且古以雁為贄及六禮之備皆生致之此言弋言宜以供飲燕當是田

舍夫婦景況不宜如正義拘大夫食禮為說也

小雅鴻雁篇　傳解肅肅為羽聲嚴華谷引小星傳以為疾貌則此亦為羽聲之疾何元子云肅者矜持振肅之義鳥之振羽其形肅然故曰肅肅愚謂雁飛行列不亂有整肅之儀故謂之肅肅唐風肅肅鴇行鴇亦有行列如雁也

首章以雁之行列整齊興民之劬勞離散次章以雁之棲止得所興民之還定安居二義各有所取故或以春

北秋南專喻民不安居又或專以為避危就安喻者皆執一之論也

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書以陽鳥攸居為得所要之得所亦非易事此詩于垣作堵全從勞處得安陸農師云雁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有遠害之道此正其集中澤之劬勞也

鴻 邶風新臺篇 陸璣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愚謂此亦雁之

一種詩註别大爲鴻小爲雁淮南鴻烈别仲秋來者爲
鴻雁季秋來者爲候雁說文謂鴻雁從北漢中來過周
雒南去至彭蠡候雁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
其父母九月來者其子合諸說觀要是一族又杜詩云
故國霜前白雁來白雁者鴻也
舊以魚比伋鴻比宣公爲所得非所求之喻愚謂上二
章皆有燕婉籧除語則設網離鴻取譬當不在此葢宣
公作新臺而邀齊女猶漁人設魚網而羅鴻鵠反常背

理之喻也

豳風九罭篇 鴻乃水鳥洲渚固其棲所傳謂鴻不宜棲渚喻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東土者非也易鴻漸于陸有夫征不復之象二章疑亦取不復之義非謂不得其安也何元子謂遵渚者自北而南之時況公之避京師而居東遵陸者自南歸北之時況公之自東而歸不復來東亦鑿玩一歸字可知專取北鄉耳

烏

烏邶風北風篇　烏似烏鴉而小多羣飛作啞啞聲淮南子云烏之啞啞是也有哺子之慈故廣雅謂之慈烏又有反哺之孝故說文謂之孝烏與凡烏迥別詩凡單言烏者皆屬此

小爾雅云去陰就陽者謂之陽烏鳩雁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按此足盡烏類然惟純黑而反哺者專有烏名林罕謂烏字全象烏形但不注其

目睛萬類目睛皆黒烏體全黒逺而不分别其睛是也今玩北風語意當指純黒者言若白腹白脰緇素斑然安得云莫黒匪烏耶

慈烏反哺白脰不祥二者災祥異類必以此詩所言烏為不祥之物作危亂徵不能不為慈且孝者負屈也古語云愛人者兼愛其屋上之烏惟慈且孝故足愛耳若槩以為不祥之物思援弓繳之不暇而暇愛之乎

小雅 正月篇 無禄猶云不幸與左傳無禄獻公即世義同疏

謂得祿者福慶之事故謂福佑為祿雖民無福亦謂無祿是矣傳因卒章傳會作富人之屋正義乃謂烏求食陸農師因以為趨利總為祿字寫照夫烏非惡鳥何經說詩者之口動極醜詆如是不知詩但謂刑法之嚴如此我民從何而得生猶彼網羅之密如此飛鳥何處而安止耳豈有他義耶

誰知雌雄亦必以純黑者言惟其全體皆黑雖目睛不辨何況首尾毛色之間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

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殆亦為此類設者

此詩前後二鳥絶不相蒙前烏比無祿之民後烏喻予聖之君陸農師謂詩人每引烏以刺者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匪特誣烏其誣詩甚矣夫詩人銜口吟咏不拘一轍如天保前頌岡陵後復以南山為祝各有取義不相關涉説詩者何自固乃爾耶

鷽斯小雅小弁篇　小鷽斯即鴉烏有鶋鶋烏壁屋賈烏諸名此烏自名鷽斯不名鷽以釋鳥已有明文也正義謂斯

為語詞取蕭斯柳斯為證似矣然他書未有稱蕭柳為蕭斯柳斯者惟鸒斯數見別本自釋鳥文外若禽經法言類苑小爾雅注皆有斯字則此斯當非語助之比故或加鳥作鷥六書統妝正韻傳多遵爾雅立說舊本疑皆有斯字非衍孔氏專以定本為據余未敢信

鸒斯專有鴉名以其亦是烏類故謂之鴉烏非名為烏者即是鴉也如北風舊解直指烏為烏鴉誤矣烏鴉性貪鷙善避矰繳見異則噪古有鴉經以占吉凶即此然

昔人專以白脰者為不祥則鸒斯恐猶不受不祥之名耳

樂府朱鷺魚以烏統言烏也昌黎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舉烏之一也以叶上妥下墮韻故易字成文耳弁州

卮言乃謂烏轉為鴉鴉轉為雅恐未然

傳訓弁為樂集傳以為飛拊翼貌或云通作般謂般旋也俱未確按禮玉藻弁行剡剡起屨孔氏以弁為急是也詩意當與此同蓋歸飛爭宿有急疾意杜詩昏鴉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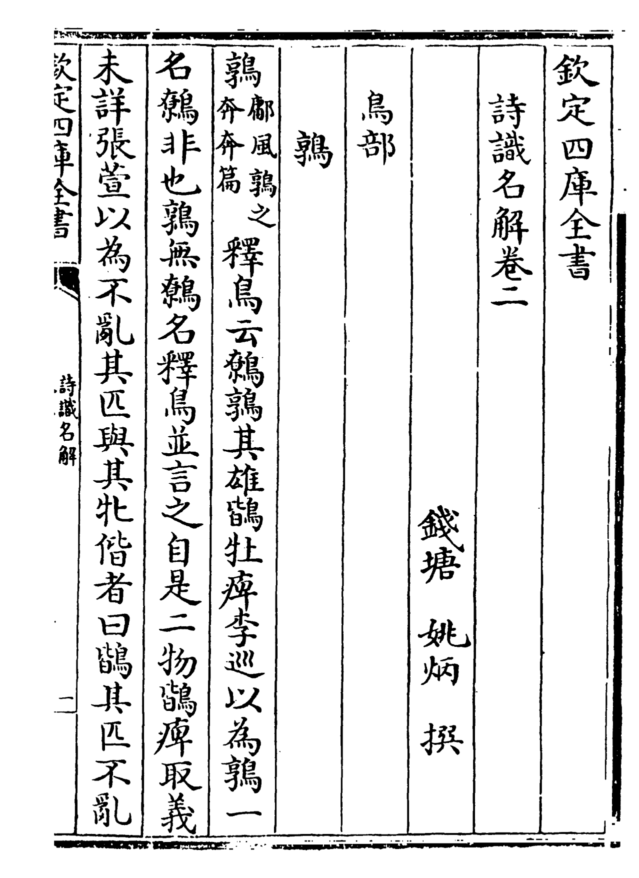
晚林情景可見

提提不徒取羣義蓋衆鴉歸棲先後翔集若同體而追隨者有提挈提攜之狀便覺隱隱關情或訓提為舉謂羣飛高舉之貌高舉則不似歸飛光景矣

即鸒斯之羣飛見追隨聚首為可幸嚴華谷謂烏鴉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為不孝自罪之詞詩意似未及此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一



詩識名解卷二

錢塘　姚炳　撰

鳥部

鶉

鶉（鄘風鶉之奔奔篇）釋鳥云鷯鶉其雄鶛牝痺李巡以為鶉一名鷯非也鶉無鷯名釋鳥並言之自是二物鶛痺取義未詳張萱以為不亂其匹與其牝偕者曰鶛其匹不亂

故其牝曰痺若牝雞司晨非以不安於痺之義乎此皆因刺宣姜立論未足據也

鶉鷂相似而非一族張揖云佳鶉也鴽鷂也月令仲春田鼠化為鴽淮南子蝦蟆為鶉又釋鳥鶉子鳼鴽子鶉各有類屬可見

奔奔禮表記作賁賁註云爭鬬惡貌是也然鬬鶉自古有之葢其性然亦不必謂惡亂其匹以求合詩旨且賁同奔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註云執戈盾夾車

而趨是趨即奔義也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註云賁者走於地中是走又即奔義也必易賁求他解鑿矣左氏鶉之賁賁亦用成語為文取奔義耳豈天文鶉火固有奔象耶

魏風伐檀篇　此因韻成文錯拈物類並無舉小之意舊謂在位貪鄙小禽尚公之如此或又謂特比貆為易得而鶉比特為尤小皆非且上言三百廛囷何於禾並取其大而於物並取其細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莊子云吾未嘗

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語意正與此詩相似

小雅四月篇 傳以此鶉為雕正義取說文之鷻證之或云亦鳳亦名鶉六書故因傳訓鵰謂當作鷻則是泥傳而欲改詩也舊註又音團引詩釋為鵰沿詩傳兩誤愚按此辨頗確禽經亦鳳謂之鶉鶡冠子亦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鳳凰翺翔千仞翽羽高騫足證戾天之説但與鳶並言于義未協舊説鵰屬似是然改字作解余素未敢信也茲於鶉部兩存之茍有相詰者亦但應之曰匪

鶉可耳

雞

雞王風君子于役篇　釋鳥云雞大者蜀陸農師謂雞有蜀魯荆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羅瑞良辨以為荆越相近若蜀者非巴蜀蓋魯成公會於蜀者亦魯地云爾愚按釋鳥有鶾天雞之文逸周書以為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所獻又說文云魯郊以丹雞祝疑即蜀雞之類也蓋魯之蜀地人所獻而郊用之耳若蜀道至

泰始通成王時安得有來獻者耶邢昺解蜀為雞之名恐未然

羅瑞良引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為之而漢有祝雞翁呼雞名則種别而至疑朱為祝之轉又引古今註雞名燭夜因通爾雅之蜀謂燭音本於此愚按朱祝轉音不可考燭夜之燭猶燭奸之燭蓋以其知時而名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註謂度時而呼更意與此同非祝音之近也若蜀則雞所産之地尤不可混

燭明矣

雞為知時之畜故晦明風雨皆能應候而鳴人以夜漏難憑獨重其晨啼為興居之節耳故棲塒棲桀亦以其止息驗日夕又匪特其鳴為知時也

鄭風風雨篇 風喈喈聲衆且和與黄鳥同然此當主衆為說羣雞感時而鳴雖風雨慘凄皆不改其度有齊一之義和於雞聲無取

陸農師解膠膠義為固於雞聲更不可通嚴華谷謂膠

膠擾擾是雜之意則羣雞聲是也然按說文膠訓昵昵與黏通有相接之義此云膠膠蓋雞鳴相應此倡彼和如接續而為聲者此所謂常度耳非擾雜之說也何元子又謂雞聲與風雨聲相為糾雜而不可分別尤未是古晨興以雞鳴為節禮內則雞初鳴而衣服齊風雞鳴朝盈孟子雞鳴而起列女傳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凡自帝后至於士庶朝會以及閭閻莫不皆然此時羣動俱作尚欲為桑中之期必不然耳則

雞鳴之非淫奔時可知且舊以東門之楊為淫者負約不至矣其詩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夫奔者顧待雞鳴時耶

齊風雞鳴篇 雞鳴蠅聲古今聚訟余世父論之稔矣通論云嚴氏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聲也非是蠅聲夜中間有然亦不必泥蒼蠅之聲猶云蟲鳴聲耳秋夜有蟲鳴此必夏夜故云蒼蠅或謂賢妃誤聽或謂君誤指皆無不可乃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

是誤以蚊聲為蠅聲矣蚊則天將明乃飛而有聲即下所謂蟲飛薨薨是也自嚴氏為此說後人均疑蠅聲在雞鳴後與下月光不一例是以紛紛鑿解朱鬱儀謂月字乃日字之誤季明德以一章為疑其已遲二章為幸其尚早何元子謂賢妃警君毋謂雞鳴為早過此以往不但聞雞聲將有蒼蠅之聲矣因歎詩人本誤以蠅聲為雞聲解詩者又誤以蠅聲為蚊聲真堪捧腹

鴟

鳧鄭風女曰雞鳴篇 鳬即釋鳥沈鳬一名鷊一名水䳺方言謂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鷉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是也此是埜族其性畏人晝見人則沒水中故飛而啄食常以晨夜陸龜蒙言冬視葠於甫田夜間往往聞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數四以此驗之則知星爛翺翔非虛語耳其名因以晨稱故古賦云晨鳬旦至說苑魏文侯嗜晨鳬廣志晨鳬肥而耐寒皆可證

鳧與鶩自有家埜之分釋鳥云鸍沈鳧又云舒鳧鶩玩詞旨分上下為釋其賓主可見故尸子云埜鴨為鳧家鴨為鶩是也余首源世父庸言錄中論之尤晰謹列於篇以資博覽者

庸言錄云鴨之名最多孟子一匹雛曲禮庶人之摯匹廣雅作鴄是名匹左傳竊更之以鶩又名鶩爾雅舒鳧鶩又名鳧俗又名鴨一物四名或因以鴨為家鴨鳧為埜鴨又以鶩為家鴨鳧為埜鴨紛紛不一予以為匹乃

古字鴨乃近字家鴨為鶩埜鴨為鳧耳禮庶人執鶩楚詞將與雞鶩爭食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左傳竊更之以鶩又詩弋鳧與鴈則是鶩為家鴨鳧為埜鴨甚明若夫庾翼誚逸少有家雞埜鶩之說王勃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此取音調用字不足為據

周禮夏官司弓矢繒矢茀矢用諸弋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陸龜蒙謂江之南不能弋常藥而得之羅

瑞良又謂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皆以網植兩表於水相去甚遠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輩則較弋為便矣

弋本射飛鳥之制但人情多貪并其宿者取之宿對飛言蓋棲止者非夜宿也陸農師泥序剌不説德之説强解弋為不射宿鳥所以為好德大是穿鑿且往弋之時鳧雁羣集田間安知其盡為飛者無宿者耶蓋由誤訓翺翔為鳧雁之飛逐遂至曲説如此耳

鴇

鴇（唐風鴇羽篇）　郭璞謂鴇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此以文似豹而名羅瑞良謂鴇豹為聲之譌誤矣鴇不與雁族而實相類性近水如雁託宿洲渚間然亦非必竟為水鳥也

鴇既連蹄當不棲木故以集栩集棘集桑喻征役之危苦文義本順陸農師以為鴇之勞苦如此尚得以其類集則多一折矣羅瑞良專謂水鳥不木棲亦泥夫所以

不木棲者以其連蹄耳若近水之鳥何嘗不翔止山林也且鴇亦鷙鳥詎水鳥耶

六書本義單作𠂉象立於樹槎上按鴇性本不樹止反以立於樹槎象形豈制字意耶今人以七十鳥為鴇尤鄙

傳訓行為翮正義為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陸農師云鴇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詩稱鴇行以此愚按陸說得之今詞章家稱蜂行蝶隊亦以其羣飛成行言

也

肅肅鴇羽聲其義或取勞苦或取急疾或取振肅不一其說愚謂此當與鴻雁肅肅其羽同義蓋羣鴇飛翔其行列亦自整肅不亂故曰肅肅耳

鷺

鷺陳風宛丘篇 陸璣云鷺水鳥也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

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此可盡其狀矣其名亦不一

杜牧賦稱風標公子李昉稱雪客蘇子瞻詩稱雪衣兒

海錄一名帶絲禽格物論一名屬玉然屬玉紫紺色不

白又可以厭火故漢武帝取以名觀非鷺别名也舊說

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故鼓吹有朱鷺曲

要是僅見非白鳥族耳

禽經露翥則露舊註以為鶴然鶴無露名物類相感志

云鷺人養之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而

去則仍謂鷺也故陸農師云亦或謂之白露

傳謂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氏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愚按古無以鷺羽舞者周禮國子羽舞舞人所執皆翟羽籥師教吹籥以節之邶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矣舊鼓吹朱鷺曲亦援楚威王故事取其合沓飛翔之勢所謂魚以烏耳非舞鷺羽也况詩中但有擊鼓無舞羽文羅瑞良引隋樂志云建鼓商世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考梓人之職贏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簴陳風鷺羽

鷺翿皆筍簴之所懸説詩者乃以為舞翳而訓值為持不知值者乃植立之義耳此亦創論但筍簴惟懸鐘磬與鼓不合況三章易鼓為缶亦云值其鷺翿則又未敢執羅説以强斷也

周禮羽舞皆國子舞之樂師則教以采齊肆夏之儀不自舞也至若籥師但教國子吹籥為舞節更與舞事無涉何元子因鷺羽之舞無據遂謂此與周禮之羽舞不同蓋翟羽舞人所執鷺羽舞師所執其説較誕然則宋

樂志文舞之不用翟羽而用鷺羽非誤於此詩乃誤於後之說詩者耳

翳華蓋也蔽也障也凡艸木延蔓所蔽曰翳又鳥名又翳者所以隱射也射雉賦以講肄之餘暇習媒翳之事蓋其用不一傳所云不知何指而鄭氏鑿言舞者所持過矣

釋言訓翿為纛則纛亦非舞器周禮干戈羽籥其用具備纛雖武舞不用之何況文舞鄭司農鄉師註云翿羽

禄幢也蔡邕獨斷云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左騑馬頭上所謂黃屋左纛愚疑幽公游蕩宛丘常在其下擊鼓缶人見乘輿之纛日值其上不去故因以為刺併不必强作鼓上棲鷺解也

白鳥大雅靈臺篇　上實言麀鹿此白鳥當有所指或謂鳥羽色白者偶舉所見而言非也鷺好而潔白汶陽謂之白鳥則鷺本有白鳥名故陸農師解此詩直云鷺白鳥也

周頌振鷺篇　振　傳以振振為羣飛貌然此詩只言振而已未嘗

言振振也玩詞義則翔舉之鷺為振鷺錢氏所謂自振其羽近是後人加鳥作鷲為鷺別名誤左思蜀都賦鴻儔鶴侶鷲鷺鵜鶘本借詩振鷺文選譌作鷲非鷺一名鷲也此或當如羅說為鼓上所棲者詩言振鷺即樂志所謂翔鷺是矣

羅瑞良云說者以西雝為澤宻西雝當是置禮樂器之所蓋大雅於論鐘鼓必於辟雝之地以在西故曰西雝而春秋傳則云西辟樂備是辟雝西雝西辟皆樂器之

所在也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鼙亦云大貝鼖鼓在西房則西雖振鷺之飛為鼓上之鷺明矣鼓常在西振鷺在鼓之上有飛之象耳存以俟考

何元子云此與有瞽有客之詩為微子作也微子封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故有客詩云亦白其馬商尚白也鷺乃白鳥而客容似之意其衣服車旂之類皆尚白與愚按此論頗似不則容字便難立言今解作我客之容貌修潔取潔合白終屬勉强故謂為二王後者恐非也

魯頌有駜篇　此鷺確為鼓上之鷺以下皆有鼓咽咽文可據蓋振之為言奮也裂也動也言擊此棲鷺之鼓其鷺振然如飛動而欲下者是以鼓聲咽咽而醉且舞為可樂耳上振字解作擊字下振字解作翔字文義不連二鷺則皆指鼓上所棲也

舊以鷺羽為舞者所持因下有醉舞之說似也然二章不云鼓咽咽醉言歸耶鼓則猶是而舞者變舞者變而鷺終不變吾故曰鷺為鼓上之鷺也

舊解謂舞鷺羽外又有訓鷺下象舞者尤謬若使鷺鳥之下而象舞則二章鷺鳥之飛亦云象歸耶舞說之不可通於此可見

此詩之舞對歸言不過醉飽之餘起舞以曲暢其情耳說者乃欲詔樂師進國子而行羽舞考之典禮則不合揆之情事亦非宜雖使詩人復起當不易吾言矣

鴞

鴞陳風墓門篇　鴞一名鷟鳥見廣雅或引天問繁鳥萃棘謂

縶即鷙之誤未可據也陸璣謂大如斑鳩綠色即賈誼所賦鵩鳥正義謂一名鵩梟一名鴟以瞻卬為梟為鴟當之俗說即土梟非陸農師謂梟非鵩嚴華谷則合鴞與怪鴟鵩鵂鶹四者為一而以為即瞻卬之鴟諸說互異愚按廣志謂鴞為楚鳩所生如驢巨虛不孳乳或別是一種若鵩乃是鴟非鴞也漢賈誼傳云鵩似鴞賈公彥云鴞之與鵩二鳥俱夜為惡鳴者明是兩物且以陸璣羹臛之說斷之莊子見彈而求鴞炙禮內則鵠鴞胖

未聞鵬可為羹炙也何氏辨之審矣

何元子云如邢陸說則梟鴞鵩乃一物而羅瑞良別鵩與鴞為二以為鵩似鴞小如雉體有文采行不出域有疆服者故名鵩則鵩之非鴞明矣然鴞亦非梟廣雅謂之鷩鳥未詳其狀若何其名梟者乃爾雅之梟鴟耳亦謂之土梟故瞻卬篇云為梟為鴟舊說相傳皆謂梟者土梟鴟者怪鴟與鴞無涉不可不辨

列女傳易鴞作鴞不足據然所載陳辨女事與詩頗相

似亦善於傅會者也

魯頌泮水篇 食黮懷音二語各自為義絶不相蒙一言其食一言其聲自鄭氏以為食黮音美而諸家祖之奉為典實雖賢者不免良可哂也且衛風戒鳩食黮傳因以為過醉能傷其性此篇美鴞食黮箋因以為味美能好其音明是緣詩傅會全無所本若使鳩鴞易地二者亦轉而為説耳至季明德乃謂食黮變音可見講學之功格乎禽鳥則尤腐語矣

世說張天錫為孝武所器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云桑黮甘香鴟鴞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嫉心此亦援詩為說要是詞章雋語耳如蘭成謝賚馬啓云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陵源猶遠忽見桃花此不過借馬名渲染也豎儒便欲向柳谷陵源求生活耶

蔡元度云惟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所惡之鳥能集可欲之地今不庭之來猶之鴞去幽荒而集於泮林也此語夸誕

謂鳩食黮變音巳非陸農師復廣為食梅不能變音之說强以陳風墓門傅會則穿鑿之尤也

鷊

鷊（陳風防有鵲巢篇）釋鳥無鷊釋草有虉故傳疏皆易字訓綬草意以對上苕言耳不知此大迂論觀篇中四有物皆不倫況上言鵲此何必不言鷊也今仍為如字列鳥部中陸農師云綬鳥大如鸜鵒頭頸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古今注謂一名功曹今謂之

錦囊此可得其名狀矣

戴侗駁農師云鷊之大僅如鸜鵒而臆乃大如斗亦不察矣埜人有餽予錦囊者大如雞頷下有錦囊鳴則囊見又李時珍云吐綬雞項有嗉囊内藏肉綬常時不見春夏清明則向日擺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徐舒項下綬長闊近尺采色煥爛踰時悉斂或剖視之一無所睹其說較詳

何元子引韻會小補謂鷊一名辟株以其行必遠艸木

亦名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是鷊可食故稱旨鷊綬艸具五色作綬文字亦從鷊然未聞言虉可食者則不得以旨名矣當作鳥名解為正愚按何氏以鷊屬鳥固當但解旨字亦泥旨以美言與下予美相應詩蓋以草與鳥之美者興予之所美意境自佳必欲於可食不可食論之近鑿此誤於陸璣茗可生食之說也

陸農師謂鷊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此緣序為說也然序讒賊作讒言之讒此

譌為戕害之戕音義迥别豈别有取爾耶

憂讒之説蓋縁併字而生其實宣公信讒之事一無所考玩予美二字當如唐風葛生為訓疑亦婦人懷夫之詞巢甓帶言其意謂高丘之上草之美者有苕鳥之美者有鷊而予之所美雖有如無不可得見故心焉憂思不能自安也舊謂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皆為序中讒字穿鑿耳

説文鷊重文作鶂按鶂水鳥高飛似雁色蒼白雌雄相

視則孕莊子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與綬鳥迴別許氏謬謂重文合一又譌鷊為鷏引詩作旨鷏其改文舛錯如此不可不辨

鵜

鵜曹風候人篇 鵜一名鴮鸅一名洿澤一名鵜鶘又俗呼淘河按鴮鸅即洿澤從鳥從水義各有取至淘即洿意河即澤意亦不必分二說羅瑞良謂洿抒水也又戽斗亦抒水器鴮洿戽三字同音其義一是也此鳥本單名鵜

釋鳥文甚明郭璞云今之鵜鶘或以其頷下胡得名抑讀爾雅者失其句讀以鴮鸅上句轉音為鵜鶘耶然其名自昔已有之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或謂鴮鸅又名鸅鸆疑爾雅鶭鷁即鵜別名䳌澤即鴮鸅不得分為二非也郭璞謂䳌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則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故名俗呼為護田鳥其形性與鵜迥別釋鳥兩列之郭璞亦兩註之正未可混魏黃初中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

所謂洿澤亦不作烟澤也
鵜沈水捕魚雖深淵能沒有似淘河者故因以為名陸
璣謂羣飛抒水竭澤食魚恐未然小如尺澤亦源源而
來未有鵜鶘能盡之理本艸謂其頤下有皮袋容一二
升物展縮由囊中盛水以養魚此或其胡之用也
山海經鵜鶘作鴽鶘謂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
陸農師本此為說吳志伊廣註云俗以夏至前來謂之
犁湖主水夏至後來謂之犁塗主旱以其嘴之形狀似

犁故云犁湖轉聲為鵜鶘又譌為駝鶴愚謂不然犁如犁田之犁作活字看犁湖猶言淘河耳此隨俗而呼者非鵜鶘為犁湖之轉也

不濡不稱語意緊對蓋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以興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所謂服者上章赤芾是也

鸞

鸞（秦風駟鐵篇）三輔決疑注載光武時有大鳥高五尺雞頭

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詔問百僚咸以為鳳太史令蔡衡對云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鶵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也禽經則云青鳳謂之鶡黃鳳謂之鸞而說文以鸞為赤色五彩又禽蟲述云鸞赤為丹鳳青為羽翔白為化翼玄為陰翥黃為土符諸書所載羽色互異大抵以青鳥之說為正陸農師亦主之要是似鳳而不與鳳族者也狀如翟見山海經及孫氏瑞應圖

有虞氏之路謂之鑾車月令春則乘之蔡邕謂以金為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為遲速之節此乃天子乘車之制也若兵車用皮纏束取堅且捷利於馳驟安得為金鳥之飾故懸鈴於鑣以為聲襯小戎之車制可見箋謂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矣

羅瑞良引古今注以為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又禮云衡前朱雀或謂朱雀即鸞鳥並誤朱鳥乃南方之宿取象鶉火與鸞無涉且禮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皆建旗

旐旂旗於車上而畫其形耳豈所飾於衡上之金雀耶
鸞本車上所飾之鳥其口銜鈴故統謂之鸞今無鳥有
鈴者亦以鸞名或別作鑾無二義羅瑞良必謂以車前
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有鈴故謂之鑾鳥之鸞主形鈴
之鑾主聲亦過分其說矣

小雅蓼蕭篇 傳訓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正義以為無文此殆
誤據駟鐵例言之也魯詩和以設軾鸞以設衡韓詩在
軾曰和在軛曰鸞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

在衡和者在軾總無有云在鑣者則鄭氏謂乘車之制異於兵車於此詩葢信

陸農師謂雌名和雄名鸞當上古時鸞輿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此誕語葢本抱樸子及吕氏春秋諸書不足信也夫鸞鳴和應若倡和然有倡無和則不和故謂軾上之鈴為和亦飾鸞鳥銜之耳豈上古真有雌雄二鳥鳴應於車上耶

小雅采芑篇此詩在衡在鑣傳箋皆無明文以詩義與鄭氏兵車制考之則應是在鑣者或謂上言錯衡此疑即衡上之飾如漢輿服志安車立車亦一衡立八鸞存其說小雅庭燎篇傳亦以此為鸞鑣聲何元子引儀禮謂諸侯覲天子乘墨車載龍旂以朝疑墨車亦有設鸞之制愚謂鸞者鈴之總名惟車制有鸞鳥形餘不過設鈴取其聲耳杜預春秋注云錫鸞和鈴者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然統言之則鸞和鈴一鸞而已是也此鸞當

為龍旂之鈴故首二章將至但聽其聲三章既至則觀其旂確然可據者

小雅采菽篇　此亦如庭燎詩為旂上鸞聲細玩語氣明是順遞惟旂淠淠而飛揚故旂上之鸞亦嘒嘒而聲動二語合觀正上所云言觀其旂也自正義以淠淠屬旌旂嘒嘒屬車馬兩義對舉語不貫穿失其解矣

大雅烝民篇　人臣出使四方則乘輶軒取其輕捷便馳驟故行人乘之仲山甫奉命城齊所乘當是輶車之制鸞不

在衡而在鑣理固有之故他詩多言八鸞而不及四牡惟此為可據耳

韓侯畢覲事而出國門遂於蹶父所居行娶妻親迎之禮斷無乘戎路輕車者或如漢安車立車之制施八鸞於衡上故易四牡而言百兩與（大雅韓奕篇）

此與采菽語同亦當為旂上之鸞聲下章其音昭昭乃衡軾和鸞之音由其馬蹻蹻驗之也舊解誤鸞旂為鸞車而以二章車音為僖公之德音亦過矣（魯頌泮水篇）

商頌烈祖篇 鄭氏解此詩又云鸞在鑣此自相矛盾語耳上文明言錯衡此斷當為衡上之飾乃諸侯之金路所謂金飾錯衡之車也施鸞於衡以為觀美夫何疑耶然則周殆沿殷之舊者漢安車立車之制則又沿周之舊要不當以鸞鑣例耳

小雅信南山篇 刀無鸞形而環有鈴故亦謂之鸞刀則鈴之繞謂鸞明矣說詩者於鸞旂顧汎為鸞車耶或云環有和鋒有鸞此不足信

正義引禮祭義文謂此鸞刀乃卿大夫親執是也鍾伯敬云禮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人君祭禮執鸞刀者固謂卿大夫也若儀禮特牲則謂主人立於門户視側殺少牢則謂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殺而不親刲矣王介甫劉執中乃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何據耶愚按鸞刀之執有二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又禮器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夫曰羞嚌曰制祭曰割牲三者皆君執之也特俟司馬司士刲擊後君大夫親行其禮亦如秉耒躬耕三推五推以身親其事為敬非必自為殺耳豈可謂王無親執鸞刀之文耶

倉庚

倉庚幽風七月篇釋鳥云倉庚商庚郭璞謂即鵹黃也釋鳥又云倉庚鵹黃也郭璞謂其鵹黑而黃因以名此郭註之誤辨見黃鳥不贅但並列其文以俟覽者而誤自見

然其誤已自毛公始之傳云倉庚離黃也以黧同離有毫釐千里之别不知釋鳥黧黃之文紀其色非紀其名倉庚黧黑而黃豈名鵹黃之楚雀又安得謬為名離黃之黃鳥乎羅瑞良云倉庚黃鳥而黑章而爾雅有皇黃鳥倉庚商庚鵹黃楚雀之名覩其詞旨彼固已心疑之矣

舊謂關西呼倉庚為黃鳥按豳土屬雍州為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

言倉庚則當為兩物明矣

蔡元度謂倉庚所以鳴其時也故凡紀時者皆言倉庚黃鳥所以命其德也故哀三良刺宣王皆言黃鳥此亦陸農師强分興賦之說不知謂黃鳥為命德而葛覃偏取紀時謂倉庚為紀時而東山頗似命德可見本是兩物不容强合耳

山海經說黃鳥狀如梟而白首食之不妬此黃鳥并非黃鸝後人亦即謬為倉庚尤可哂楊夔止妬論云梁武

帝郁氏性妬或言倉庚為膳療忌遂令治之妬果减半總是詞章傅會之説今安得如梟白首之黄鳥更安得如梟白首之倉庚耶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説文鳴則蠶生其時葢在春分之後則感春陽頗遲鼂經訓倉為清訓庚為新謂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出故名亦强解耳今以釋鳥商庚考之商為秋令庚更也謂其春鳴至秋而更變也倉商則一音之譌耳

豳風東山篇　鄭氏主仲春嫁娶之説故謂歸士始行時新婚今還序其情以樂之此大非也正義云毛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興得之然説家謂賦時物以起興則猶未離乎仲春之説何元子因以果臝熠燿苦瓜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在仲春時不相值則當為追述無疑輾轉擬議仍歸鄭説而詩之本旨全失矣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此二語詩義已足蓋特以倉庚興之子以熠燿興皇駁偶舉相

况絶非因時而賦景物也故孔氏謂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謂善爲序擺脱者

陸農師為及時之説所誤又疑於歸時不合因謂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則其鳴喈喈者昏姻之時熠燿其羽者非昏姻之時此以言得及男女之時而已其泥於舊説委曲作解如此

説文云熠盛光也燿照也此詩以言羽色當是借用比擬蓋物之鮮明者莫如火令倉庚之羽灼然耀目無可

名象因舉火光似之猶上章熠燿亦舉以似螢火之光非熠燿為螢火之名也故以宵行為蟲名者固非以熠燿作螢火名者亦誤觀釋蟲於蛜蝛蠨蛸下不列熠燿而別以螢火為即照可見且以詩詞按之上蛜蝛蠨蛸蟲名對舉此町畽熠燿空文對舉詞旨昭然無可疑者并附考於此

傳釋熠燿為燐又釋燐為螢火正義駁之云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而陳思王螢火論又謂詩熠燿章句以為

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然按室廬荒廢夜色淒涼曠埜青燐理或有之杜詩陰房鬼火亦是此況當存其說要不可以燐爲螢火耳

陸農師云一說螢非熠燿熠燿乃行蟲今冉溼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此尤非也所謂如蠶載火者即未變化之螢火耳豈可别加以熠燿之名乎

集傳訓熠燿爲明不定而以宵行爲蟲名葢恐礙於四

章倉庚之說楊升菴解之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小雅有鶯其領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然此亦是慧舌強解鶯但作文采貌豈直指黃鶯耶愚謂熠燿其羽猶言差池其羽泄泄其羽耳

小雅出車篇 此篇專為紀時之語黍稷方華夏正四五月也此為往城朔方之時雨雪載塗載塗猶云載路謂雨雪滿道也傳謂凍釋為塗

泥非十二月也此為城朔方還歸之時方其還歸在塗而又奉簡書西伐迨艸蟲鳴阜螽躍已踰年九月矣此為伐西戎之時至倉庚喈喈則又踰年二月也此為伐西戎還歸之時舊解皆謂凍釋為正月鳥鳴為二月出師兩地未有如此神速者則倉庚喈喈當以三年仲春為斷

鶪

鶪豳風七月篇 釋鳥云鶪伯勞也郭璞以為似鶷鶡而大左

傳謂之伯趙氏陳思王惡鳥論云伯趙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其聲鶪鶪故以其音名餘書論鶪狀不一禽經註謂形似鴝鵒鴝鵒喙黄伯勞喙黒顔師古漢書註謂為子規方言謂為鸋鴂遯齋閒覧謂為梟國史補謂為布穀丹鉛録謂為架犁通雅謂為苦鳥衆説紛紜皆未可據其云子規布穀惡梟者尤誤

釋鳥文鳥飛有䎖有翔有翬皆專狀其飛勢不應言足且䎖字從羽當如邢昺竦翅之説陸農師本説文訓斂

足為瓔謂鶪飛斂足腹下恐未然

鶪與鴂同夏小正鶪作鴂孟子註以鴂為鶪是也禽經鶗鴂鳴而艸衰註本服虔說以鶪當之又楚詞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艸為之不芳蓋五月一陰始生艸木凋零之根已基於此鶪又賊害之鳥感陰肅殺而鳴故為艸衰不芳之驗此詩麻熟載績是矣何元子乃謂鴂名鷤鴂與鶪無涉殆泥王逸楚詞註以鳭鷯名巧婦者為鶪別名故力辨其誣要之單言鴂者即鶪也

臨海異物志謂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按此名秭鴂不名鶗鴂史記歷書秭鴂先滜索隱云子鴂鳥春氣發動先出埜澤而鳴是也未嘗以七月始鳴志說誤

陸農師云或言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是謬語大戴禮五月鵙則鳴逸周書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呂覽註謂仲夏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合諸

說觀可知五月以前鶪未嘗鳴也如或所言仍以鶪為

杜鵑耳

羅瑞良謂伯勞以仲夏時鳴不當復有芳艸引離騷鶗鴂先鳴以為鶗即秭之譌鴂即鳺字歷書所謂秭鳺先滜者也或轉而為南蠻鴃舌之鴃則宜其以為伯勞耳此非也按歷書云昔自在古歷建正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艸奮興則秭鳺之鳴正百艸始生時不當一云艸衰一云不芳是離騷之鶗鴂斷當為鷤鳺非秭鳺也

且羅氏認芳艸亦太泥芳對衰言離騷謂之不芳者即禽經所云艸衰耳蓋一陰始生為彫零之基也否則仲夏艸正壯茂何云無芳耶若夫梨蒳萎折之說恐亦有未盡然者

天地之氣南燠北寒此一定者豳土在岐山北乃西北之域其寒應早鄭氏獨以為晚寒故五月之鳴鵙至此始應之衹為七月二字强解耳補傳謂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嚴華谷亦云七月猶鳴蓋三陰

之候而寒將至也兩說得之

蔡元度謂夏至則生者勞物鵙鳴同萬物而勞者也故謂之百勞此亦鑿說伯勞名頗不一左傳作伯趙舊註趙者疾也夏小正作伯鷯通卦驗又作博勞或云趙勞之轉鶪勞之譌博百之近

詩識名解卷二